

# 春天圆舞曲

□李云迪



《春来塞北》

版画

王丽娜

春天还是悄悄来到了。翟大夫难得有时间回一趟家。家里景物依旧,上面浮着灰尘。她的目光落在茶几上,一炷藏香零落成灰,像是岁月发出的叹息。墙壁上挂着丈夫的遗像,笑容还是那么生动和新鲜。她的丈夫是兽医,和牲口打了一辈子交道,养成了缄默的性格。生活得虽然有些委屈,但是很干净。干净得没有任何嗜好,没有任何朋友,没有任何绯闻。三年前的一个夜晚突然心梗,干净地去了那个世界。走之前他做了件唯一可书可点的浪漫之事,就是去商场给她买了件红绒衫,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了她。这件礼物让这个灰暗的家庭有了太阳的光彩。因此,她很满足,她不愿恨命运,也不怨恨这个木讷的男人。

家里有男人才是完整的。丈夫走了让她形影孤单。不约而至的退休生活让她异常冷落。白天影子跟在后面,夜晚残月陪在身边。她一页一页撕去日历,时光就像纷纷落下的枯叶。她的黑发变成白发,头上好像栖落着白云。她去救护站认领了一只流浪猫,白天四目相对,晚上同床而眠。生活就像跛了脚,每天过得很艰难。偶然听到老年福利院招聘保健大夫,她应聘了。于是,她去了老年福利院,猫又回到了动物收养站,她们都各自回到了原来的那种生活。

老年福利院的工作很忙,忙得没日没夜。只要有点时间她就会回家看看,她的心里放不下他。丈夫走后,家里的摆设没有变化。他穿过的拖鞋还是一反一正地放在门口。他换下的白衬衫还没有清洗,领口还留着汗渍。挂在衣柜里的西服还有着褶皱,上衣的口袋还插着圆珠笔。剃须刀摆在床头,里面仍然保留着黑色的须屑。担心丈夫下班回来会摸黑,客厅的灯从来就没有关掉。她不相信丈夫已经离开这个家,每天都在等他。她坐在床上呆呆想着往事,许久才抹去潮湿的泪痕。她找出丈夫送给她的那件红绒衫换在身上。屋子里缓缓飘出春天圆舞曲,那音乐就如春风似的吹了进来。她轻盈地旋转起身体,房间里立刻斑斓起来,像是一阵风吹乱了花园。

翟大夫从家里回到老年福利院天有些晚了,老人们还在大厅里看着电视,电视节目似乎让老人打不起兴致,有些老人坐在椅子上打起了盹。翟大夫换上白大褂,拿着听诊器去了特护病房。这里出奇的安静,床上大部分都是丧失自理能力的年迈老人,在苦捱着人生最后的时光。床是固定的,床上的主人却在变化。她先为金大娘测量血压。这个老人养了一双儿女,他们都先后去了国外,没有办法陪在老人身边,儿女只能定期寄来赡养费尽其孝道。她全身瘫痪了,只有两只眼睛还在人间行走。老人想念儿女,每天以泪洗面,脸色就很苍白。她把翟大夫当成了自己的亲人。她在这里已经躺了十几年之久,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变化。在这个房间唯一腿脚好的是88岁的邱奶奶,她少年丧母,中年丧偶,老年丧子,尝遍人间苦涩。腿脚虽然没有什幺障碍,只是一刻不肯安静。每天穿得花枝招展,拿着一支褪色的塑料花,

像只蝴蝶似的飞来飞去。夜深了,翟大夫将金大娘安顿好,又哄着邱奶奶回到床上,看着老人像襁褓中的婴儿睡熟了,才悄悄离开这里。

每天早晨是翟大夫最忙碌的时候。早早醒过来的耄耋老人都会挤到她的诊所。这些老人们看到初升的太阳显得很开心。这个时候往往让翟大夫有些应接不暇。有老人的地方每天就有不同的故事。有两个老人因为一盆花发生争执,都说是自己养的被对方拿走,由此闹起了不愉快。护理员过来调解都无济于事。翟大夫有自己的办法,她去花卉市场买来一盆相同的花才平息了矛盾。身材魁梧的赵大海曾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,大胆改革,勇于创新,让危难的企业转亏为盈。企业一年一个变化,三年一个台阶,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可是他退休了病却找到他。他患的是阿尔茨海默症。家里雇了个男保姆陪着他,每天领着他坐在诊室里,痴痴呆呆地看着进进出出的人,没有一丝表情。他病了,他曾经所在的企业也病了,没几年的时间就倒闭了。有对老夫妇一生很和睦,老了老头儿却生了疑心,怀疑八十多岁的老妇有了外遇,每天像特务似的跟踪着老妇。翟大夫一手拉着一个,耐心听他们争辩却笑不作声。他们吵累了就会去睡,醒来又会继续吵闹。唯有一个老人与他们不同,他年岁不很大,下肢伤残,每天摇着轮椅过来,安静地坐在角落里,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,似乎是这里多余的人。他的目光深邃,脸色红润。每天按时过来,按时离去。左手摇着月亮似的轮子,右手摇着太阳似的轮子,日复一日不曾有过改变。

翟大夫有些力不从心,但是很敬业。她知道人老了都会变成孩子。翟大夫是个生性胆怯的女人,尤其惧怕死亡。她在医学院求学时,看到那么多的人体器官泡在福尔马林里,都不敢睁开眼睛去看。选择学医不可避免触碰死亡,她最终还是确定了映像专业,认为可以不去面对死亡。自从经历丈夫的死亡之后,她突然觉得死亡并不可怕。她看到丈夫停止呼吸后的面孔更加白净和清冽,手心依旧那么温暖,就想死亡一定也是轻松的。翟大夫成了老年福利院人生驿站的送行天使。她尽心地陪护他们,那个老人离世她都会陪送最后一程。她常为逝去的老人沐身更衣,帮助亲人选择老人出行的良晨吉时,也劝慰悲恸的亲人要恬淡面对。孝敬不能做门面,奢华不是最好的送别方式。不忘故人遗言也是对他们最好的祝福。她甚至会为不同命运的远行者写悼词,那字字泣泪的文字仿佛是照亮天堂的星星。她感到很累,又不觉得累,她和每个老人建立了深厚的亲情,而亲情是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干涸的花朵。

由于过度劳累,翟大夫终于大病一场。突如其来的胃出血让她在工作岗位上昏迷过去。待她苏醒过来时躺在洁白的病房里,眼前晃动着模糊的面孔,他们都是和她朝夕相处的老人。窗外射进暖暖的五月阳光。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候,

医院一时没有可输给她的血型,她的血型是极为罕见的“熊猫血”,过多的失血让她命悬一线。消息惊动了福利院的老人,大家纷纷拥挤在医院,伸出胳膊要求抽自己的血。幸运的是在这些老人之中就有一个人与她配血成功,这个人就是那个摇着轮椅的残疾人,他毫不犹豫地为她输了血。此刻,他在另一个病房里静静的休养。翟大夫知道了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,深深地感动了。她在住院期间,每天都有老人过来看她,拉着她的手坐在她的床边嘘寒问暖,这个时候她才觉得是幸福的,才真正感觉到在这些老人中间,她其实才是个孩子。

她在老人温暖的目光里幸福着,很快痊愈了。她出院后的第一件事是回家。她惦记着他。家还是那个家,一切依旧,只是季节换了,外面杨柳吐青,春光无限。她把所有的窗户打开,似乎要把整个春天迎进屋来。她细心地擦去屋子里所有的灰尘,房间里立刻明亮起来。她郑重地重新点燃了一炷香。香火有声,耳边就响起了丈夫的话语,她的目光又落在丈夫凝固的笑容中。这时,忽然脚下有些动静,低头一看是一只猫,她曾经收养的那只猫。它身上脏兮兮的,眼睛里满是委屈。她心一热,抱起它来把脸埋在那团柔软之中,像是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孩子,忍不住嘤嚤地哭了起来。她把家里一切都料理妥当,和猫一起回到了老年福利院。

这个周末,老年福利院开了个联欢晚会,欢迎翟大夫回到工作岗位。市卫生局的领导来了,慈善团体的代表来了,老年福利院的院长来了,能来的所有老人也都来了。大厅里喜气洋洋,就像过节一样热闹。欢乐写在每个人的脸上。在和煦的春风中,大厅里响起美妙的春天圆舞曲,翟大夫穿着那件红绒衫接受了院里献上的鲜花。接过鲜花她在寻找什么,终于找到了那缕熟悉的目光,她走到那个轮椅面前,深深向他鞠了个躬,把那束鲜花送给了他。全场一下欢呼起来,掌声似海浪般轰鸣着涌了过来。外面的迎春花一片灿黄。

# 泥泞,一种颜色

□王鸿达



《春晓》

版画

赵凯

小时候在山里,春天的雪水一融化,就会在街巷里形成泥泞的泥道,这种泥泞里走起来有些不便,却是孩子们喜欢的。那冻得一冬天硬邦邦的雪道,这时变得十分稀软。暖洋洋的日头晒得泥泞街道两旁的样子垛散发着好闻的松木香味儿。

在屋子里关了一冬的孩子们就会跑到街上去玩耍,捧泥泡,憋水坝。捧泥泡往往就地取材,在化得稀软的挖房土用的黄泥坑里取黄泥,坐在门前一块大青石板上,看谁的泥泡捧得又大又响。常常玩到天黑,带着一脸一身泥点回去,自然要遭到大人责骂。可第二天又乐此不疲出来玩泥巴。这或许就是春天大自然对山里孩子的一份馈赠。

记忆里春天里的第一只黄蝴蝶,就是在泥泞的街道上空飞来的,孩子们就会跑到街上去玩耍,捧泥泡,憋水坝。捧泥泡往往就地取材,在化得稀软的挖房土用的黄泥坑里取黄泥,坐在门前一块大青石板上,看谁的泥泡捧得又大又响。常常玩到天黑,带着一脸一身泥点回去,自然要遭到大人责骂。可第二天又乐此不疲出来玩泥巴。这或许就是春天大自然对山里孩子的一份馈赠。

记心里春天里的第一只黄蝴蝶,就是在泥泞的街道上空飞来的,孩子们就会跑到街上去玩耍,捧泥泡,憋水坝。捧泥泡往往就地取材,在化得稀软的挖房土用的黄泥坑里取黄泥,坐在门前一块大青石板上,看谁的泥泡捧得又大又响。常常玩到天黑,带着一脸一身泥点回去,自然要遭到大人责骂。可第二天又乐此不疲出来玩泥巴。这或许就是春天大自然对山里孩子的一份馈赠。

记心里春天里的第一只黄蝴蝶,就是在泥泞的街道上空飞来的,孩子们就会跑到街上去玩耍,捧泥泡,憋水坝。捧泥泡往往就地取材,在化得稀软的挖房土用的黄泥坑里取黄泥,坐在门前一块大青石板上,看谁的泥泡捧得又大又响。常常玩到天黑,带着一脸一身泥点回去,自然要遭到大人责骂。可第二天又乐此不疲出来玩泥巴。这或许就是春天大自然对山里孩子的一份馈赠。

记心里春天里的第一只黄蝴蝶,就是在泥泞的街道上空飞来的,孩子们就会跑到街上去玩耍,捧泥泡,憋水坝。捧泥泡往往就地取材,在化得稀软的挖房土用的黄泥坑里取黄泥,坐在门前一块大青石板上,看谁的泥泡捧得又大又响。常常玩到天黑,带着一脸一身泥点回去,自然要遭到大人责骂。可第二天又乐此不疲出来玩泥巴。这或许就是春天大自然对山里孩子的一份馈赠。

记心里春天里的第一只黄蝴蝶,就是在泥泞的街道上空飞来的,孩子们就会跑到街上去玩耍,捧泥泡,憋水坝。捧泥泡往往就地取材,在化得稀软的挖房土用的黄泥坑里取黄泥,坐在门前一块大青石板上,看谁的泥泡捧得又大又响。常常玩到天黑,带着一脸一身泥点回去,自然要遭到大人责骂。可第二天又乐此不疲出来玩泥巴。这或许就是春天大自然对山里孩子的一份馈赠。

拉到镇上的,要走二三里路。在春天这就是一条极难行的泥泞路,地上油黑油黑的土道,被车辙压出了两道深深的沟,那车辙沟里又积了泥水,牛车走过去,一只车轱辘往往深陷进去半只轱辘去,有经验的车老板挥舞着柳条棍,指

挥着老牛左摇右晃慢腾腾走出这段泥泞路来,赶急了不行,稍有不慎,牛车后车板一倾斜,那两板豆腐就会倒扣在泥坑里。那年月,像肉般金贵的两板豆腐足以要了车老板命的。牛车从深深的车辙里走过去,车辙沟里翻腾的泥水覆上

时,会从那里蹦跳出几只青蛙崽来,天热时还有蚊蝇跟在牛尾巴后面凑热闹。

豆腐牛车摇摇晃晃赶进了镇上,离老远就闻到了那股豆腐香味儿。大人孩子早已等不及地拿着盆碗站在广场上了。牛车轱辘沾着厚厚的泥巴和草根,老牛四蹄上也沾着厚厚的泥巴和草根,人们顾不得泥巴把牛车团团围了起来,买了豆腐的人就急急往走家。可有人也忘了脚下,多数是心急的孩子,端着的一小盆或二大碗豆腐就脚下一滑扣进了泥泞里,孩子就只有撒手惶惶然的份了。那白嫩嫩的豆腐在泥泞里摊成一滩稀泥,最后大人来收场,只能把豆腐拌稀泥挖回去喂猪了。

居住在城里久了,有时就想起小时候春天的泥泞来。这城里到处是水泥地面的苍白,就少了那亲亲的泥土味道。走多了走久了这硬邦邦的水泥马路,脚也累了,心也累了,也麻木了那份久违的感觉。

那日忽然有了一次走乡下泥泞路的体验,离城车行约一小时,我们来到黑鱼湖北林甸境内的马场屯,几台轿车到了村边无法再往村里走了,因为夜里的一场持续的春雨,让村路变得一片泥泞。我们要去村里一家烧酒作坊,必须穿过村子走到村大北头去。众男女下了车,脚无法沾地,扎煞着脚像一群不会走路的鸡雏儿。

刺骨的风又吹得人阵阵发冷。“突突突”的四轮子溅着泥泞过来接人,众男女又像鸡雏儿一样战战兢兢挤上车厢板里,四轮子就在泥泞中左摆右晃地开去。

一路看到从容地走着的村人,一路看到从容地走过的两群白鹅,那白鹅羽毛真的白,一个个高傲地伸着向天歌的脖颈,好像它们天生就喜欢走这泥泞的土道,就让我们这些脚不敢沾泥的城里人惭愧了。

邀请我们来的小村酒作坊主人刘俊昌原也是城里人,曾是资深媒体人,七八年前他放弃城里生活,来到这里和人合伙干起了这家“二大碗酒”酒作坊,酿的是纯正高粱酒。矮趴趴的酒作坊土房四周围着的是大片高粱地。我在想这秋天高粱红起来的时候,再配上这样深深车辙的黑泥泞道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呢?黑泥泞道上再悠闲结伴走过来这群白鹅……看到的人一定会醉的。

不知是不是喝“二大碗”酒的缘故,出来时,我们人人放弃了坐四轮子,就这样不管不顾走在了泥泞的道上,走得摇摇摆摆,泥泞道下的冻土层还有些硬滑,溅了一身一裤脚泥点,鞋子也成了泥坨,相互嬉笑声溅了一路。从泥泞中,我们似乎找回了失去的什么……

谁说泥泞不是北方春天的一种颜色呢!

花园里摘下一只只叶子,洗净,晾干,模仿朋友样,凉调。着了醋,着了星点海南椒,绿翠红艳,看起来万物美好。



《早春》

版画

董福红

楚,把梦当成了现实。所谓爱情,说辞往往华丽,让人向往而又不得不承受向而往时的磕碰。

我还是种我的薄荷吧,夏天来了,尚可以之解暑。顺便,也种点儿春风。



扫码关注《天鹅》  
共享文字之美

## 香椿与桑棋

□宋志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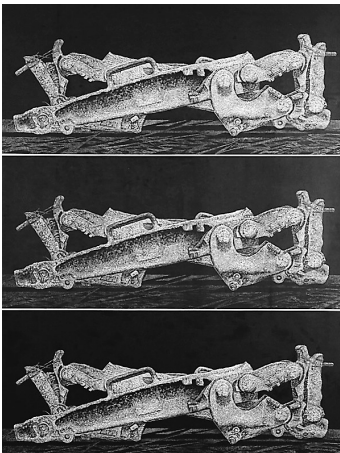
从羽毛球馆出来,去了附近的蔬果店。

有点意外,有扎成小捆的香椿,整齐地码在泡沫箱里,红褐色的叶芽,闪着油光。虽然标注了不菲的价格,还是忍不住买了一捆,在这北寒之地能有这么新鲜的香椿实属难得。负责水果区的大姐见我识得香椿,便放大了叫卖桑棋的声音,直到把我吸引去。

把香椿在水龙头下冲,它们就散发油亮鲜明,如同刚刚从枝头摘下,浸润着胶东半岛的强烈阳光。刀切在嫩茎上,是清脆的响声,一声声,让人愉悦。把碎末撒进蛋液里,搅拌均匀,缓缓倒进热油锅里,一阵轻微的爆响后,蛋液迅速膨胀、定型。

中午的餐桌上,我独自享用来自遥远的父母故土的物产:香椿与桑棋。香椿炒蛋入口时,并没有产生我所期盼的滋味儿,它带着淡淡的土腥味。但我并不怀疑我炒制的方法,因为,如果是母亲,她定会这么做。

母亲曾用腌渍过的香椿,在缺少食物的那个年代,丰富过我的味蕾,让



《记忆》 版画 陈宏伟

我这个出生在东北的人,对南方的食材产生奇异的想象。她凭借邻人送来的几枝腌渍香椿炒出奇香的蛋饼,或把细细的香椿末儿撒在面条上,每次只是用上一点点。那几枝被宝贝一样珍惜的香椿,最终还会出现在除夕的餐桌上,依旧是细细的末儿,卧在一片片红焖肉下,让这肥腻的肉产生另外的味道。记忆里母亲每次切香椿末儿,都自然而然地聊到她鲁南故居的院落,说起春天萌生出的椿芽,有时,她会停下菜刀,怔忡一会儿。

鲁南和苏北,对我的父母而言,是回不去的故乡。

父亲卧床已经有一年多,卧床后,他很少说话,对问话只是点头或摇头。清明放假去看他,桑棋刚在这边上市,想到这东西的补益作用,加之容易咀嚼,就买了一些。

我端到他面前,拈住一个递到他嘴边,他惊讶地看了一会儿。当他咀嚼咽下后问我,这榘子谁送的?我答,没人送,是买来的。他就继续问,多少钱?我回答他,十五一斤。他又有些吃惊,这么贵?然后补充说,这都是小屁孩在树下捡着吃的东西,变得贵了。

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大脑,就如同无法容纳下更多文件的硬盘,但最早的忆在。

这餐桌上正承受着中午强烈的阳光,一缕寒凉的风从窗口吹入,我连续打了几个喷嚏,眼泪和鼻涕就出来了。